

陈廷一/著



许世友传奇

下册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许世友传奇

下 册

陈廷一 著

 中国社会出版社

第六十一章 告别大别山



红四方面军在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前前后后，经受了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。在外有敌人重兵猖狂“围剿”，内有张国焘机会主义统治的逆境下，广大指战员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，投入了一连串空前激烈的苦战，突破了敌人三十万大军的铁壁重围。

——摘自许世友《我在红军十年》一书

—

1932年，这是大别山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年。本来四大战役的胜利，开拓了大别山根据地的极盛时期，但好端端的革命形势，却由于我中央分局张国焘判断有误，形势急转直下。大别山重新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！

年初，蒋介石在疯狂镇压和平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同时，重新组织力量，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“围剿”，妄图彻底消灭红军，摧毁各个革命根据地。蒋介石的计划分为三步：第一步，搞垮湘鄂西革命根据地；第二步，搞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；第三步，取而代之，搞垮中央革命根据地。这是一个集中兵力、各个击破的计划。6月初，蒋介石召开庐山会议。中旬，他亲自出马，任鄂豫皖三省“剿匪”总司令，李济深为副总司令，坐镇指挥。7月上旬，敌人大规模“围剿”的紧锣密鼓已喧嚣入云，左中右三路大军开始向我进犯，其中除何成濬指挥的左路军专对湘鄂西



边区外，中右两路军共二十四個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万人，全力围攻鄂豫皖根据地。

大别山正面临着一场血雨腥风的浩劫，而当时担任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，却还陶醉于黄安、商潢、苏家埠、潢光等四次进攻战役所取得的胜利之中。他到处鼓吹国民党已成“偏师”，目前不是冲破敌人的“围剿”，而是根本消灭“围剿”；继续推行“不停顿进攻”的错误方针，没有组织任何反“围剿”的准备工作。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的那样：1931年至1934年的“左”倾机会主义，也不相信“围剿”反复这一规律，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“偏师”说，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“围剿”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，要进攻红军，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自出马担当主力军。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，就是红军打武汉。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连成一片的工作，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，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，以后认为“反对五次‘围剿’是革命道路和殖民道路的决战”等等，是在原则上一致的。这个“左”倾机会主义，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“围剿”、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“围剿”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，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“围剿”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，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。

根据分局决定，我军向麻城地区开进。当时的动员口号是：攻下麻城，攻下宋埠、黄陂，打到武汉去！7月天，骄阳似火，气候炎热。不少指战员患脚气病，忍着疼痛，拖着红肿的脚板强行军，十分艰苦。许世友作为下级指挥官，服从命令听指挥，叫南下就南下，不管多么疲劳困苦都挺得住，没有任何怨言。8月初，他们又参加了第二次围攻麻城的战斗。

8月的大别山并不比平原上凉爽。一大早，火红的太阳刚刚露脸，就施放了它的淫威，阵地上蒸腾起炙人的热潮。由于没有敌情，战士们都在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小憩。许世友也找了块树



阴坐下，刚刚点起了一袋烟，一营长笑嘻嘻地凑了上来。

“团长，嘿嘿……”

看他那副神情，许世友知道这个“烟鬼”准是又断顿了，顺手把烟袋递给了他。一营长动作麻利地装好烟，点上火，猛吸了几口，然后压低了嗓门说：

“团长，近来我总觉得仗打得不对劲！”

“什么？”许世友一下子没听清，追问了一句。

“你想想，麻城这根骨头啃了两次，啃也啃不动，丢也丢不开，把部队拖成了什么样？听说国民党又‘剿’来了，这样下去咋行？……”

一营长的话送到了许世友的心坎上。是的，从黄安战役以来，他们已经连续打了八个多月。每天不是行军，就是打仗，战士们的体力消耗是可想而知的。虽然他们深信自己的战士能够经得住各种磨炼，但是疲惫之师往往是很难打出好仗的呀！想到这里，许世友不由点了点头，拿起烟锅大口大口地猛吸起来。

说话间，一个骑兵通讯员飞马跑到许世友面前，报告说：

“报告团长，命令你团在张家店一线狙击敌人，天黑以前撤出战斗！”

“往哪里撤？”

“向西！”

“目的地？”

“红安城西！”

“你回去吧！”许世友打发走通讯员，禁不住满腹牢骚地嚷道：“娘的！糊涂官打糊涂仗！”

原来，当他们在麻城“啃骨头”的时候，敌人已开始了大举反攻。北线陈继承等纵队进至大新店、宣化店、花山集一线；东线徐庭瑶第七纵队进至霍丘南之河口、丁家集及淖河一带；西线卫立煌等纵队进至夏店、蔡店、长轩岭等地，均迫近根据地中心区域。蒋介石见其各路均未遭到有力反击，遂改变步步为营、稳



扎稳打的战术，于8月7日下令总攻，并限担任主攻的陈继承纵队于14日前占领七里坪，卫立煌纵队同时进抵河口一带，扑向红安。这时，如果我军及时转移到对我有利的地点，利用敌人盲动冒进、战线较长的弱点，选其一路予以歼灭，实行各个击破，完全有可能打破敌人的“围剿”。但是，张国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决定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着着出错。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，他慌忙撤掉了对麻城的包围，命我主力星夜匆匆赶向红安与敌决战，反“围剿”的序幕就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拉开了。

就在当天夜间，许世友带领部队从麻城撤出，昼夜兼程，向西开拔。部队于天亮前进入红安城西冯寿二地区，战士们还没有顾上拧一拧被汗水浸透的衣服，敌人就恶狠狠地发起了第一次冲锋。

当面之敌为李默庵部十师。该师系蒋介石的嫡系，尚未与我红军主力交过锋，反动气焰十分嚣张。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顽强地进行了阻击。黄昏，在陆续参战的兄弟部队协同下，击溃了敌人一部。翌日，敌人重新组织进攻，多次逼近红军前沿阵地。红军又以手榴弹开路，冲进敌群与其厮杀，毙敌甚多，缴自动步枪数十支，战斗形成了相持状态。

由于敌人的援兵纷至沓来，再战显然对我军不利。第三天上午，方面军总部命令许世友转移到七里坪地区，在柳林河东的酒醉山、悟仙山至古风岭一线占领阵地。许世友刚刚指挥部队在一条山梁上配置完毕，只听空中响起了沉闷的马达轰鸣声。许世友抬头一看，只见几架敌机从武汉方向飞来，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。一会儿，一排又一排的炸弹落了下来，各个山头上霎时腾起了冲天烟雾。紧接着，敌陈继承纵队向红军的各个阵地发起了猛攻。

又是一场苦战！

陈继承纵队毕竟是蒋介石豢养的恶犬，有主子蒋介石在武汉坐镇，他们打起仗来比那些杂牌部队高明得多。他们在炮火的掩



护下，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，步步向我军阵地逼近，使我军火力不能给其大量杀伤。更可恶的是一些枪法颇准的敌兵，专打我军的干部和机枪手，威胁较大。战斗开始不久，就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一连长牺牲了！

三营长负了伤！

神枪手朱伟也伏枪倒在血泊中！

阵地上的伤亡在不断增加。机枪手中弹挂彩的更多。敌人见我火力减弱，立即嚎叫着往上扑来。

“打！”许世友一声吼叫，接着夺过朱伟的机枪，对着敌群就是一阵猛扫；全团的机枪、步枪也同时愤怒地吼叫起来，阵地前沿霎时织起了一道火网。敌人被这暴风雨般的还击打懵了，一堆又一堆地往山下滚去……

受阻的敌人狗急跳墙，拿出最后一招，拼凑“军官敢死队”来冲锋，想硬着头皮闯出一条路。

东方刚刚露出了一丝白色，敌人便集中了所有的大炮，猛烈地轰击我军阵地，“咣啷咣啷”地砸了将近半个小时。接着，几百名“军官敢死队”赤膊上阵了。这些亡命之徒，喝得醉醺醺的，一手提着大刀，一手端着冲锋枪或提着快慢机，在轻、重机枪的掩护下，呜呜哇哇地嚎叫着向我阵地冲来。

我军阵地上，普通的工事和堑壕，都被敌人的炮火夷平了，许多老战士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。一些刚从洞里土里钻出来的同志，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。这样，敌“军官敢死队”很快接近了第一道阻击线。情况十分危急。

“把敌人打下去！”许世友一边向前沿阵地奔跑，一边焦急地命令道。

但是，敌人已经冲近了阵地，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，同敌人展开了肉搏，用刺刀把敌人捅倒。但是，有些新战士，第一次这样作战，不知怎么对付，有些慌张，开始后退。



“站住！”许世友大声吼道。在这烈火燃眉、羽箭抵胸的时刻，他连忙挥起手枪，一梭子把冲上来的敌人打倒了好几个，接着，他急忙从地上捡起一支带有刺刀的步枪，声如响雷一般地喊道：“红军指战员同志们，共产党员们，用刺刀把敌人压下去！”他端起明晃晃的刺刀，迎着一个人冲上来的敌人，猛扑过去，大喊一声：“杀！”只见他“咔嚓”两下，把那家伙捅倒在地。

“杀呀！”新战士们一看团长端起刺刀，杀入了敌群，顿时精神大振，浑身是劲，高喊“杀！杀！”扑向敌人。

“军官敢死队”还是怕死队，敌人经不起这白刀子进、红刀子出的拼杀，纷纷逃命，很快被驱赶到山坡下去了。

“快架机枪，打！”许世友急忙选择了一个临时掩体，和几个战士飞快地架起了机枪。紧接着，机枪“哒哒哒”地吼叫起来，敌人倒下了一大片。

“打敌人的敢死队，与打普通的士兵没有多大区别，也就是那么一回事。”许世友对新战士们说，“敢死队做出的样子要吓人一些，但是，我们不要被它吓倒。你不怕他，他就怕你。”

新战士听了团长的话，受到了教育，也掌握了要领，打得更顽强了。在“报仇！报仇！”的呐喊声中，战士们拔出大刀，学着团长的样子，跃入敌群，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。满耳都是刀枪的撞击和变了音的厮杀声。血，在空中飞溅，在地上流淌，染红了战衣，染红了岩石和草地，连柳林河水也被染得一片通红。

两强相遇勇者胜。敌人顶不住了。我军乘胜推进了八里多，直插白马嘶河，占领了敌第二师指挥所。接着，又与敌二、三师血战通宵。后来因为敌卫立煌纵队在占领红安后，又北出进攻，对我形成了南北夹击，我军只得留十师掩护，主力转移到檀树岗一带。

这天夜里，虽然疲劳，但许世友却睡不着觉了。连日的行军打仗，由先来的主动进攻，现下处处败退。这种败退还美其名曰“战略转移”，仗打到这个地步，许世友要骂娘了！但作为一团之



长，不能把自己的不满向部下发泄。这几天他的情绪不好，实在是闷得慌啊。尤其是全国的“大肃反”，肃掉了多少好同志啊！想到这里，许世友潸然落泪了。男儿有泪不轻弹。许世友心疼啊！他们纯属是要搞垮这个部队，拱手让出这块由红军亲手开拓的革命根据地。由此他又想到了她的爱妻朱琴，是死是活，情况不知。攻打麻城时，他又派警卫员傅家奎回家探听消息，但得到的却是他最喜欢的凤妹也被抓起听“审”的消息。许世友的心碎了！

许世友似梦似睡，朦朦胧胧中，他又听到号响，便翻身起床，带领部队又抵达了新集以北。一年前，由自己和战友们亲手夺下的这座县城又沦落于敌手。仇恨的火焰，哪一天不是在心里迸发、燃烧着呢？多少次想起新集失守时牺牲的战友，他哭了。好几回，在梦里他和战友一起把新集城攻下了，他笑了。每当他看到作战地图时，总是要把“新集”二字多看几眼。有几次，他不知不觉地把红色的箭头画到了新集城垣，总希望有一天把它夺回来，报仇雪恨。现在，这个机会来了，可是上级又让他们撤。

撤到哪里去呢？他们又冒着滂沱大雨向皖西转移。这时，敌人的各路“围剿”大军已云集根据地内。红军所经之处几乎都有敌人重兵把守，飘扬过革命红旗的十几座城镇已全部沦入敌手。而那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张国焘在严重的敌情面前，由先前的胜利冲昏头脑，转而夹起了尾巴。徐向前总指挥的正确意见他听不进去，反而完全失去了打破敌人“围剿”的信心。

悲剧啊悲剧！

许世友带领部队跟随总部，由金家寨至燕子河，经东西界岭南下，直趋英山县境，接着经新州、八里湾等地，于10月上旬重返红安地区，在根据地内兜了一个大圈。10月8日，他们十二师与十师在河口以东地区又同敌一师、八十八师遭遇，数小时的激战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，张国焘沉不住气了，连夜在黄柴畝召开了少数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。



会议在紧张地开着，张国焘手中的香烟几次灭火。木已成舟，大势已去。这次会议与其说是对张国焘错误决策的声讨，不如说是对中央当初对张国焘支持的质疑。按总指挥徐向前今日的话讲：“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，搞家长制统治的人，（中央）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。”

“大肃反”令多少红军高级战将成为屈死鬼！

用战士生命换来的八百里大别山根据地重陷敌手，百姓重过暗无天日的牛马生活……

二

秋风无情！一夜的猛烈狂袭，八百里大别山的色气都改变了。树叶萎缩了，从枝头飘落下来，慢悠悠地，又好像不情愿离开枝头似的；地上草儿黄焦焦的，像是被昨日的炮火烤焦似的。生机盎然的大别山，一下子变得凄凉、冷落起来。

许世友带着队伍，边打边退，一直退到平汉铁路边了。他吃惊地自问道：“怎么退到这儿来了？”

这时，一个英姿勃勃的骑兵通讯员拍马过来，许世友赶忙迎上去。

“报告团长，师长命令你们以铁道为界狙击敌人，天黑以前，随大军后撤！”

“往哪里撤？”

“铁道西！”

“具体地方？”

“不清楚！”

此时，张国焘由恃胜轻敌又变为右倾恐敌，草木皆兵，毫无重返根据地的决心，仓皇失措，盲目命令部队西撤。

追上来的敌人，如狼似虎地向十二师阵地扑来。他们心里也



清楚，如果把红军赶过了铁路，就等于把红四方面军赶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，实现了他们多年的夙愿。因此，敌人亡命进攻，都想抢这个头功。

“把敌人挡住！”许世友吼声如雷。

英勇的红军指战员，坚忍不拔，顽强地把敌人阻击在铁路一线。疯狂的敌人把机枪大炮都抬出来，投入了战斗。狭小的阵地，霎时变成了火海，淹没在硝烟之中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一颗炮弹在许世友身边爆炸了，巨大的气浪把他掀倒在地，警卫员傅家奎惊慌地跑上来，急切地喊道：

“团长，你……”

“打不死的！”许世友用巴掌从地上支撑起来，气鼓鼓地说：“命令部队，撤出战斗！”

“血！”警卫员小傅惊叫起来，连忙撕开他的裤腿，说：“团长，你负伤了！”

许世友侧着头，看了看腿上被划破的口子，双目圆瞪，说：“负伤？这样搞，不丢命才见鬼哩！”

“担架队！”警卫员大声向后边喊道。

“不要！这么多伤员！哪来那么多的人抬呀？”许世友说着，又命令说，“快吹号，撤出战斗！”

号声响了。

号音沉闷而悲切。娘的，兵败如山倒，连号音都变了调门！

夜幕降临，四处的景象都是愁惨的。湿透了的山道弯弯，映着微光。一阵富于水分的微温空气，一阵由于不可捉摸的细雨变成凝重的微温血雾压着战士紧张的步伐。虽然夜风刺骨，战士心里却爆发着一座炽热的火山。人们暗暗地向这块流血洒汗换来的土地告别，泪水涟涟。许世友拄着木棍，面对着眼前景雨濛濛的黑夜，和指战员一起，在坎坷不平、泥泞不堪的山道上，高一脚、低一脚地走着、走着……

三



在我大军西撤的时候，在另一条弯弯山道上，飞速行走着三个人。他们像是有什么急事，也好像在追赶前方行人。打头的是位五十多岁的老汉，头缠一条白毛巾，长脑瓜门，黑红的脸庞，出山后解下的毛巾缠在腰带里，赤脚穿着麻鞋，浑身上下，衣裳被山里的灌木刺扯得稀烂，完全一个山民打扮。从他走路和行动的劲头，一眼就可以看出，他那强壮的体魄里，蕴藏着充沛的精力。后面跟随的两个青年人一高一矮，穿着都很朴素，都是毛蓝衣褂，裤腿高挽在膝盖上。高个的胳膊窝里夹着一把闪亮的大刀，矮个的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裹。他们二人看来像是那长者的卫兵，跟随着他寸步不离。这三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闻名潢川城的马铁匠和他的两个儿子，今天他们特为许团长送刀而来。

却说马铁匠马老汉，自从一个月前接到许团长的马家偃月刀后，又是欣喜又是激动，爷儿五个就忙活开了，对照祖传家书，按照特殊工序，精心锻打起来。他们不分黑天白昼，整整锻打了四四一十六天，才把这偃月刀锻好。只见这刀系上红缨，新如当初。刀面也亮得很，映人头影。刀刃更加锋利，二十双鞋底擦在一起，一刀下去，果如书上所说，“鞋头鞋尾分两下，枣木板凳也分家”。

因战事吃紧，许世友和其部队已离开潢川城。马老汉不敢怠慢，决定按当时嘱咐，连夜带领四个儿子，前去部队送刀，以表救命之恩。在穿越敌封锁线时，没成想两个儿子中弹身亡。马老汉没有悲哀，他和另外两个儿子埋葬完两个爱子，又几经周折，去追赶部队。当他们赶到麻城时，部队已经西撤，他们父子又继续西赶。来到平汉铁路线时，恰又被敌人封锁，父子三人险些丧命。他们平安逃脱后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父子三人决心无论如



何也要把战刀送到许团长手里。这时，他们三人不禁加快了脚步。越走路越暗，片刻下起了毛毛秋雨。渐渐他们的衣服都湿透了，那湿衣贴在背上，透骨的凉。这时四周随处都是水，水成为寒冷的、汪汪的一片，包围着他们。

前方就是五里店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父子三人终于在这个雨夜，在这个山村小店追上了红军十二师第三十四团——许世友的部队。

许世友行军来到这里，刚躺在铺上休息，一听说马铁匠带领儿子给他送战刀来了，惊愕不止，悲喜参半。他连忙从床上翻身坐起，一下地，他“哎哟”一声，这才想起刚才战斗时受了伤。

“许团长，您受伤了？”马铁匠急忙上前搀扶许世友，关切地问道。

“擦了点皮肉，没什么。”许世友接过刀道。他大眼一扫，见马铁匠父子三人，一个个被雨浇得像落汤鸡似的，立时吩咐道：“通讯员，快找来衣服给他们换上，通知伙房做几碗姜丝面条，让他们父子暖暖身子。”等这一切安排好后，许世友便架起柴来，点起火为父子三人驱寒。他取出偃月刀，久久地端详着。这把战刀跟随他南征北战，感情深着哪！他看得认真仔细，刀锋、刀背、刀把，连那红缨儿全看一遍。最后凝视着铁匠，赞不绝口：“好手艺！好手艺！”

“许团长，好不好且不先说，请您先试一试！”马铁匠道。

忙找来一根碗口粗细的木棒。说话间，手起刀落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棍棒分成两截。许世友收起刀，对老汉道：“刀口不错！”接着，他又叹道：“这战刀若是早一天到手，我不多劈斩他们几十个狗头才怪哩！”

“许团长，都怪我们父子没有及时送到！”马铁匠略表歉意。接着，他又讲起了追赶队伍的艰辛以及两个儿子牺牲在封锁线上的情景……

许世友听后万分惊愕：“大伯，你为送刀负出的代价太大了！”



让我……”他声音有些哽咽。刚强的汉子，在流血的战场上，从没落下一滴泪。此时，面对战刀，他泪水夺眶而出。多么好的乡亲啊！他们为了支持部队，连性命都置之度外。想起八百里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失陷，作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，他有愧啊！

“许团长，您不要难过！”马铁匠立时劝道，“部队也不容易啊！您们在前方打仗，爬冰卧雪的，枪子儿嘟嘟叫，为的啥？还不是为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！您们不怕牺牲，我那两个孩子的牺牲算得了什么！这次来，我老汉也想好了。让这两个孩子也参加红军，我等着你们重返大别山，胜利归来！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许世友听完马铁匠一席话，揩了揩泪水，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“民为我之父母”。红军和百姓，犹如鱼和水，永远不能分。以前，他曾给战士上过无数次政治课，他又听过上级首长的无数次政治课，怎有老伯此番话语更感人肺腑！

接着，马铁匠又将两个儿子介绍给许世友。许世友高兴地拍拍这个肩膀，又摸摸那个胸脯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虎背熊腰，都是好样的。两个我都收下啦！”

“伢儿，还不快谢谢你们许团长！”马铁匠立时吩咐两个儿子道。

“谢许团长收留！”

许世友笑了，又问：“快告诉我，你俩都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俺叫马志强。”

“俺叫马志刚。”

兄弟俩都把自己名字的最后一字咬得很重。

“好，刚和强都是有骨气的名字！”许世友赞不绝口地开怀笑起来。他敛住笑声后，转首又对铁匠道：“大伯，您老为部队奉献两个好儿子，我许世友义不容辞，要培养出两个好战士！”铁匠微笑地点了点头。接着许世友又道：“大伯，请您放心！回去您可以给乡亲们当面交代，就说我许世友对天发誓啦，不打回故乡，不打回大别山，我许世友就不配做他们的儿子！”



“许团长，一言为定！我们等着您和同志们杀回来！”马铁匠说这话的当儿，眼眶中滚动着泪水。许团长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啊！战争年代，军民与共，休戚相关。面对着大部队的撤退、根据地人民的遭难，他只能以汨汨泪水来表达他对许团长这番话的深情！

夜很深了。

风仍在呼啸着，讨人嫌的秋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天穹下低矮的茅屋里闪着灯亮，像晴空中的一颗启明星。许世友与马铁匠仍在叙谈着，他们憧憬着风和日丽的明天，更哀叹着今日风雨飘摇中的大别山的失陷！

“娘的！说得好听，明明是我们被人家赶出了大别山，却美其名曰我们打出了大别山。放他娘的狗屁！”许世友满腔怒火，一刀斩断了自己的一支拐棍。

马铁匠痛楚地长叹一声。

许世友本想再发作，一时又哑口无言。作为一员虎将，他清楚每一次失利的战斗。他有火，而他面对着的又是持枪作战的战士。不是战士们不卖力，而是战略指挥的失误。他想骂娘，而冲着战士骂娘岂能算是英雄！好半天，许世友才喃喃地说：“乌云永远遮不住太阳。大伯，您老不相信吗？我们会打回来的！”

“我相信！我一百个相信！”马铁匠把目光投向许世友道。

第二天拂晓，许世友安排马铁匠吃了饭，并派手枪排把他送出了敌人在平汉线上设置的两道封锁线。感情如潮，泪眼相望。多好的部队啊，多好的乡亲！今日相别，何日还能相见？

再见了，马铁匠！

再见了，乡亲们！

再见了，八百里大别山！

感情催着泪水，泪水融着深情，在战士们的心房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只见八百里大别山默默无语，山峰高耸入云。如果说那高耸入云的山峰是祖国的脊背，而那缠在山腰的白云，不就是战



士们的缕缕情丝吗！

就在手枪排送马铁匠归来的当天傍晚，情况突然有变，二十万蒋军越过平汉线，向我军尾追奔突过来。许世友命令紧急集合。一阵号响，全团指战员列队在五里店东的打谷场上。许世友不顾伤疼，跳上队伍前的一个山包，面目严肃，他望着一张张残留着硝烟尘土的脸庞，看着他们衣服上已经变黑了的斑斑血迹，对着大别山，也是对着战士们，好半晌才说出话来：

“同志们，我们要出发了。要说的就一条，不管革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！党指向哪儿，我们就打到哪儿，革命就一定会胜利！出发！”

队伍上路了。

当他们迈上西去的第一步时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从这天起，红四方面军就离开了亲手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，再也不能回头，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！

啊，悲壮的行程！

第六十二章 驳壳枪改姓张



1927年4月的一天，风涛险恶的东海湾，一艘远洋客轮犁开碧色的波浪，无声地行驶在晨雾中。跃动的红日已经把它的第一缕熹微的光线挂到了高高的桅杆顶上，照出了站在甲板上凝望远方的一个中年军人的身影。他就是蒋介石。

蒋介石顺利结束日本的密访，今天要回国了。与来时不同的是，他的腰间多了一支非凡的驳壳枪。

蒋介石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远方。远方，水天相接的地方，是他的国家，也是烽火连天的战场。为了在中国独占天下，一个更大更不可告人的阴谋计划，已在他腹中孕育产生……

蓦然间，舱顶上方的喇叭响了，惊醒了沉思中的蒋介石。原来，客轮经过四昼夜的航行，已从公海域驶入中国海区。上海虹口港已隐隐约约显现在他的面前。

蒋介石回到上海的第一件要事是召集会议，安排杀人计划。

那些国民党军政要员，如李宗仁、白崇禧、吴稚晖等，正紧锣密鼓地聚在一起，阴谋策划。他们环绕着蒋介石，纷纷发言、准备，仅仅等待着蒋介石最后一道命令。

刹那间，上海街头，警车轰鸣。

大街小巷，便衣密布。

大上海笼罩着恐怖的阴云。

突然间，在黑暗幽静的巷子里，响起了暗杀革命者的枪声。